

荒野中的天国之梦 ——论清教徒的宗教使命感

戴晓东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本文从文化与历史的视角考察了清教徒在新大陆的“清教实验”,分三个层次,即“清教信仰”、“清教徒人格”和“清教信仰的衰落”,阐述了清教徒神圣的宗教使命感。文章着力揭示:“清教思想”是美利坚民族创业时期的精神支柱和北美文化的滥觞,它对“美国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清教徒们所肩任的开创“荒野中天国”的使命,既是上帝的召唤,也是历史的必然。

关键词: 清教徒;荒野;使命;天国

我要讴歌基督教创造的奇迹。为逃避欧洲的腐败堕落,他们来到美洲大陆的海滩;……感谢上帝庇佑,把印第安人的荒芜之地变得光辉灿烂。

——科顿·马瑟

1620年11月,一批由威廉·布拉福德(William Bradford)率领的清教徒们,乘五月花号,历尽千辛万苦,越过浩瀚汹涌的大洋,踏上了坚实的美洲大地。他们在登陆前签订了生死与共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立誓远离旧世界,继续清教实验,追求自我完善,努力把北美变成一块“希望之乡”。这批百余人的清教徒们驻扎在普利茅斯殖民村,是清教移民运动的开山鼻祖。十年后,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率一千多名清教移民赴美,安顿在马萨诸塞湾。他们怀着“通过革命和上帝的宗教事业带来文明”^①的信念,不畏

艰辛,顽强奋斗,创建着他们心中的“山颠之城”(City upon a Hill)^②。自此,清教移民运动猛涨成一股洪流。对于屡遭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们,与世隔绝、尚未开化的美洲大陆和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欧洲相比,无疑是一块希望之乡;然而荒蛮的土地、陌生的海岸则更是对他们的信念与意志的挑战和考验。斗转星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一个新文明国度轮廓的逐渐形成,清教运动也由蓬勃发展步入了低谷,继而走上改革之路,最终冰释在美利坚文化大潮之中。他们所肩负的创建荒野中天国的使命,既是上帝的召唤,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艰难时世的精神骑士

清教始祖们到达新大陆后,没有亲朋好友来为他们接风洗尘,也没有城镇或旅店可以让

收稿日期:1999-03-18

作者简介:戴晓东(1964.11-),江苏人,上海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他们歇一歇饱经风霜的身子，迎接他们的只有荒草萋萋、林木茂盛的原始大地。面临严酷的现实，他们以无比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追求和务实的精神开始了神圣清教实验。

早在殖民时期之初，弗朗西斯·希金森就在《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一书中写道：“我们信奉的是真正的宗教，并接受全能上主的圣谕。因此，我们从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既然如此，谁能与我们对抗？……”^⑧作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激进派，清教徒们在新大陆刚刚立足便立即着手创办纯净教会，以“教会(Congregation)为内涵，契约(Covenant)为形式”，施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清教徒的圣堂，比欧洲中世纪腐败教会洁净得多。他们从加尔文神学(Carlvinism)出发，杜绝奢华，摒弃繁琐的宗教仪典，以通俗生动的布道宣讲教义。但入教标准之苛刻、入会程序之严格，令人望而生畏，其成员的正式资格和特权历时数年才得以确立。那些申请加入教会的人，不仅要证明他们品行端正，遵守教义，还需使长老会和全体教友们相信：“上帝已洗净他们的灵魂，或上帝是如何使他们皈依宗教的。因此他们是真诚的信仰者；他们由于自己的原罪和实际的罪恶而真正感到心灵受创，因此坚信《圣经》所说的仰仗天恩赦免罪恶，并以此作为他们信仰的基础；为得到赦免和拯救，他们衷心信仰耶稣基督……而且他们还熟知《圣经》内容。”^⑨教会明确规定每个移民的责任和享有的自由，协调社会管理与个人权益的关系。如牧师的职责是指导教徒，教师的作用在于讲经传教，而长老则和他们一起实施教规，教会成员和所有市镇居民到教堂做礼拜，缴纳会税。这便产生了派瑞·米勒(Perry Miller)命名的“联邦神学”的清教契约思想(Covenant Thought)^⑩。

契约说源自《圣经》中上帝与亚当之约——上帝造人，允其幸福，人则以服从天意为回报。中世纪基督教强调“赎罪契约”(Covenant of Redemption)，即亚当毁约，犯下原罪，人类因而苦海无边，世代忏悔，以赎其罪。清教圣徒们集加尔文“因信得救说”(Old Testament Faith)和拉莫斯的“恩惠契约”(Covenant of Grace)

之大成，依据以“联邦”思想为基础的神学，推出更进一步的公众契约。丹尼尔·布尔斯特(Daniel J. Boorstin)曾把“联邦”神学比作一座教义的冰山，冰山的下面是庞大的组织严密的神学体系，比露在表面的冰山要大得多，也重得多。而在新英格兰生活中显露于外和突出在上的那一部分就是联邦的教会方式，其后又被称为“教会自治主义”(Autonomy of Church)^⑪。教会自治主义的核心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会应适应具体环境，并由某一批基督教徒在不断保持一致见解的情况下产生。这给教会带来了凝聚力。圣堂中的教徒虽有等级之差，个人也须服从集体，但“同是契约中人”，人人都有较多的参政机会。新大陆的民主倾向在此已露端倪，而这种思想对下一世纪的美国产生了有力、深远的影响。

北美清教圣徒们成了新大陆的精神领袖，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有英国清教主义者那种进一步探索神学理论的热情。他们身居荒芜之地，远离文化发达的欧洲，时刻都要准备对付北美大陆上的无数困难和危险。因此他们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去仔细研究神学理论和对某些细节展开辩论。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如何系统详尽地阐明真理，而是如何把他们已懂得的真理付诸实践。在清教徒看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澄清理论而是创建天国。既然新英格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为什么不实验一番，看看真正的正教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在新英格兰，那些对正教提出批评、怀疑或不满的人统统被赶出当地社会。1634年，一位名叫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才华横溢的妇女，来到殖民地传播“唯信仰论”^⑫。她使人们相信：她亲受“神灵”启示，得知教会成员中大多数人，包括为首的掌权者和许多教士在内都没有得到拯救。这是对清教信仰中“每个人的得救或被抛弃，只能由上帝的自由意志来预定；上帝的旨意必须通过圣徒来阐释”的挑衅。这种信仰渐渐使波士顿教会发生分裂。为维护正统，温斯洛普把怀有身孕的安妮·哈钦森推上了审判台。虽然她引经据典，把法官们驳斥得哑口无言，她和她的追随者们还是惨遭流放。一位清教徒牧

师曾用一根涂满了柏油的绳索把教友会教徒威廉·布伦德打得险些丧命。这位牧师说：“我要用鞭子把教友会教徒的信条打烂”。其实拒绝发展信仰自由，乃是清教主义一统天下的新英格兰与其他殖民地不同的一个特点。约翰·科顿为之辩解说：

使徒教导我们(《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并提出论据说明,有关基督教义的基本和主要的部分,主上帝的话语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必须相信,在一、两次聪明和忠实地传达了上主的训诫之后,就应该认识到自己信仰上的危险的错误。如果有人仍然坚持错误,则正如使徒所说的(第十一节),那就不是出自本人的信仰,而是违背了本人的信仰。他就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不讲道德,犯了罪。所以,如果这种人在接受如此的训诫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因而受到惩罚,则他不是为了所信仰的主张而受惩罚,他是因为违背了信仰而受惩罚。^⑧

清教徒们拒绝发展信仰自由不一定是一个弱点。在创业初期孤立无援、自生自灭的险恶历史环境下,这一思想能带来稳定、纪律以及和谐,使他们能从中汲取力量。否则,美国民主在它成型前早就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美国文化更不会有今天的开放与自由。温普洛斯和他的同伴们,像同时代其他英国人一样,非常怀念圣女女王伊丽莎白统治下的那个伟大时代。他们开创一个井然有序、美好统一社会的理想,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追溯一个令人神往但业已消失的时代。上帝与理想一起召唤着人们在荒野上建立一个崭新、圣洁的天国。

二、荒野里的百合花

清教信仰对于清教徒们来说不仅仅是礼拜日片刻心灵的安慰,它是他们人生的终极和迈向来世关键的一步。圣徒们虔信他们已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心灵应比周围世俗中的人

更圣洁、高尚。他们反复对自己的内心反省,为所犯的过错忏悔,不断地完善自我、追求人生的超越。在追求“内圣”的过程中,他们那种固执、倔强的态度曾引起世人对他们的误解、非议乃至嘲讽。清教徒们认为,治理一个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社会,“戒律”是一剂良药。而这种“戒律”是心甘情愿的自我约束。清教徒决不是某些人眼中那种乐于摧残自我的苦行僧,他们并不拒绝人世间的快乐,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有人指责清教徒“自奉圣洁”(self-righteousness),但他们在净化自己的心灵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在磨炼意志、完善自我的实践中,圣徒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是两位杰出的代表。爱德华兹十七岁毕业于耶鲁大学。早年他就立志献身于宗教事业,并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规范和计划。翻开他的笔记和日志,我们可以窥见他“修身”的心路历程:

5. 决不白白浪费每寸光阴,竭尽全力提高用时效益。

38. 在圣日,决不说嬉、闹之言。

1722. 12. 24……每个月底,我要反省一下:自己所下决心,有多少已真正付诸实践?从今天开始,我要依据每周的记录,计数一下每月的进步;再依据每月的记录,计数一下每年的进步,新年到来之际……

1723. 1. 5 这周,看完周志记录使我感到很沮丧。为什么呢?因为我忽略了两件事:一是没有全力以赴地尽职;二是没能迫使自己思索宗教之教旨……^⑨

爱德华兹通过对自己意志不懈的磨炼,努力克服人性的懒惰,提高驾驭自我的能力,在通往天堂之路上不断向前迈进。而另一位圣徒科顿·马瑟则以更为系统、更富理性的方法去升华人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全面系统地内省,他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潜能也是无限的。请看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你能否找个时间(最合适的日子

莫过于圣日)去思考一下:

为光辉的主、为那些需要我关爱的人们,我能做些什么?

在向神明的主祈赐圣谕之后,请思考这个问题,从各个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直到你下定了决心。记下你的决心,对照圣谕,反省一下主是否支持你的行动。根据记录,定期回顾和检查自己是否已把诺言化为行动。这些保存下来并经自己检阅过的记录的价值是任何语言或数字都无法估量的……^⑩

清教徒们兢兢业业地耕耘着心灵的种植园(God's Plantation)。然而也有人指责他们“古板、教条;虚伪、郁郁寡欢”。美国二十年代曾流行过下面一类的笑话:清教徒们登陆后,便跪地祈祷——然后就向土著进攻。粗略地考察一下当时的历史,我们就会明白这些人的指责失之偏颇。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人,平日穿着各种色彩的服装,常常举杯共饮,从未对此有过罪恶感。清教圣徒们倡导的是一种有节制、不放纵的生活。清教领袖茵奎斯·马瑟(Increase Mather)曾在一次布道中说:“酒本身是上帝的造化(a creature of God),我们应以感激之情去享用它;而滥饮则是魔鬼(Satan),是做孽。”^⑪清教不鼓励教徒独身。实际上,大部分牧师结婚都较早,而教会也不给逃避婚姻的人提供庇护所。安妮·布诺德斯其忒(Anne Broadstreet)夫人曾给丈夫写过一首动人的情诗“献给我的爱人”(To my Dear and Loving Husband)。

我的爱,大河之水不能把地吞没,
我的爱,无怨无悔不思回报。
爱你再多也难了情思,
我祈祷:苍天呵,保佑我的爱人。
今生今世,我们永远相爱,
来生来世,我们共住天堂。^⑫

在艺术修养方面,清教徒们也不乏审美情趣:他们留给后世那些美妙的建筑、家用器皿等等就是很好的证明。创业初期,移民始祖们无暇博览或创作典雅的文学,但早期以“神”为中

心的作品,如约翰温洛普的《日记》(Journal)、威廉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殖民史》(The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虽不具很高的艺术价值,却为美国文学点燃了“星星之火”。

罗伯特 R·琼斯(Robert R. Jones)指出:“在美国历史上,除了印第安人和黑人,人们对清教徒的误解是最多的。”^⑬造成人们对清教徒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罗尔夫·巴顿·派瑞(Robert Barton Perry)认为:对于世俗上的人来说,他们虽关心宗教,但更关心自己现实的生活。他们自然难以理解清教徒们的热情,无疑也会有反感。^⑭派瑞·米勒从另一角度进行剖析:十七世纪以降,清教思想处于不断的嬗变之中,世人难以把握清教教义之真谛;而在清教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旁门邪说,更使人“雾里看花”,辨不清清教徒们的庐山真面目。^⑮此外,清教徒们对异教的无情打击也必然招致对手们的种种反击。精神骑士们对人格的不断完善,正如运动员们不断向更高的目标冲刺;艺术家们奋力创造出更美好的音乐、绘画或诗歌,本亦无可厚非。在开拓“荒野”的艰难时世中,清教圣徒们的高尚人格,是推动清教事业发展的强大“内动力”。

三、失落的羔羊

清教徒们对异教的打击和对自身的完善巩固了清教阵营,树立了清教思想的统治地位。社会的稳定必然带来经济的发展。几度春秋,当年“人烟稀少,草木榛榛”的荒野如今已呈现出一派“人丁兴旺,阡陌纵横”的繁荣景象。然而1650年后清教领袖们面临重大难题——确保第二、第三代继续他们的大业。年轻的一代不愿成为教会正式成员一事是殖民地建立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危机。妥协的“半契约制”(Half-Way Covenant)^⑯的通过是正统清教异化和走向衰败的前奏,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the Stuarts)复辟是清教运动遭受的又一打击,而1740年由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尔德(Whitefield)等一批年轻牧师所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运

动则成了清教徒们在美国历史舞台上“最后的华尔兹”。随着欧洲启蒙运动波及北美新大陆,以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扬基们(Yankee)的登场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自1660年到1720年,新英格兰人口平均每十年大约增长74%。其主要原因是:新英格兰的婴儿死亡率低于欧洲诸国;当时肆虐于欧洲大陆的传染病还没有严重袭击新英格兰;殖民地男女人口趋于平衡,人们结婚的年龄也略早。这使清教社会急剧年轻化。早期的清教徒曾希冀通过“教会重新塑造世界”,所有基督教社区的公民,除了少数不幸的人以外都应成为教会中领过圣餐的正式成员。然而第二、第三代移民们却不愿追随他们的父辈、祖辈加入教会,他们一心向往的是美满的生活和自由的天地。在很多教堂里,参加礼拜活动但不领受圣餐的人甚至超过虔诚的教徒。新、老之间冲突的焦点是洗礼仪式,因为洗礼仪式正是将新老两代人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按严格的公理会教规,只有教会正式成员的子女(如有必要,他们的父母中只有一方亦可)才能接受洗礼。但许多受过洗礼的子女在长大成人以后却不再亲自宣布再生的信仰,这是领受圣餐所必不可少的。那么他们的子女还能够接受洗礼吗?如果拒绝给他们施洗礼,神圣的宗教传统将后继无人。迫于局面,1662年全区宗教联席会议通过了妥协让步的“半契约制”。

“半契约制”赋予那些受过洗礼但不信仰再生说教徒子女们“半教徒地位”,即在他们承诺遵守教会规章后,可以接受洗礼并享有正式成员同样的权力,但不能领受圣餐,亦无涉及教会事务的投票权。借助“半契约制”,清教圣徒们试图找到一个“尽可能符合教义”的途径继续维系教会统治。这暂时稳定了人心,但从实际后果来看,教会经历的危机也许更加严重、持久,为其进一步异化、走向世俗培植了温床。

旧王朝复辟后的新英格兰,除了教会的演变之外,贸易、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日趋繁荣是其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变化。新英格兰不但与切萨皮克、加那利群岛和其他老贸易伙伴继续通商,而且还成功地扩展了它的商业,从

中收获颇丰。到1677年,新英格兰在控制了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之后,又与法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自十七世纪下半叶起,他们已经开始渗入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侵入英国商业的边缘。与此同时宗主国也加紧推行商业殖民主义政策,把清教实验场造成大英帝国的摇钱树。一批更大胆地反对清教徒的英国商人们来到波士顿,倾销他们自由放纵、注重现世享受的生活方式,更使清教信仰雪上加霜。尽管教会内外人士严厉抨击商业发展对统一的宗教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危害,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这一发展是积累财富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17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政府改革整个殖民制度的决心的不断增强,英国和马萨诸塞之间的冲突也到达了顶点。1684年复辟后的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废除了殖民地宪章(charter of Massachusetts),设置直接统领移民的“新英格兰自治领”,由爱德蒙·安德罗斯为总督取代了原有的清教统治。下野的清教领袖们分裂成独立、保皇和中立三派,相互争吵,犹如一盘散沙。查理二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James II)着手重组殖民地政府,但还没来得及及完成就被克伦威尔(Cromwell)发动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推翻。1689年初,威廉(William)进入英国的消息在殖民地引起轩然大波,并触发了4月18日的波士顿武装暴动,总督和他的大部分官员都被监禁。威廉则希望和殖民地达成妥协。1691年,正值各派争执之际,马萨诸塞终于得到了新特许状(charter of 1691)。它设法满足了正统清教徒的要求,规定选出的民意代表组成议会,政务会也由这些代表产生。然而,新特许状在常规上和英国一般的殖民地并无多少差别:马萨诸塞总督由英王任命,并授予他否决殖民地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的权力,因而也满足了保皇派的意愿。马萨诸塞在经历了多年实际的自治社会之后,这时却仅仅得到接近于英国其他殖民地的地位。它标志着正统清教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衰落。

1740年左右,由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尔德等发动了旨在重新点燃人们的宗教热情,拯救清教颓势的宗教复兴运动,史称“大觉醒”。

“大觉醒”运动始于费城——怀特菲尔德传教旅行的第一站。他向人们启示：没有任何人能确保获得拯救，除非他或她深刻地认识到“人之罪恶”和“上帝救赎之仁慈”而再生。仅仅一般地去教堂，只在形式上信仰上帝、做善事或过一种品行端正的生活，不能导致得救。怀特菲尔德雄辩地阐述了这些信念并很快就成为他那个时代伟大的布道者。“大觉醒”以爱德华兹的成功为高潮。他说教布道情真词切极其感人，他那著名的《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成为美国历史上经典的布道辞和文学佳作。爱德华兹四方布道，所到之处人们伏地战栗，揪发捶胸，痛不欲生。教堂则洞门大开，遍地赏赐圣餐，将“罪人”全数纳入教会。

“大觉醒”唤醒了许多世俗人士的宗教热情，同时也激怒了正统的清教遗老。这种全开放型的复兴狂潮，进一步削弱了清教的组织结构和教士的权威，最终致使教会屈从于世俗的权威。有人谴责“大觉醒”的唯情论和缺乏理性。在新英格兰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自然神论”^①，并试图把启蒙运动和基督宗教相调和。这表明当时有一种日益向世俗化转变的宗教潜流。爱德华兹作为清教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巨人。顽强地抵制着启蒙运动的情感，竭力去挽留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他坚持加尔文主义“人之堕落”的观念，反对启蒙运动中的人一旦受到适当的教育，或从中世纪迷信的桎梏或不公正的社会布局中解脱出来，就自然具有道德和理性的信念。《意志自由》(Freedom of Will)体现了爱德华兹严峻的思想。但在他晚年之作《两篇论文》(Two Dissertations)中，已流露出慈爱和宽容之心。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和象征的富兰克林则在牛顿科学的影响下，抛弃了加尔文主义，从“虔信基督”的视野转向带有理性的“自然神论”。他以“上帝创造了宇宙，并用他的仁慈统治着这个世界”^②的乐观信念，理直气壮地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以美德回报上帝。他最负盛名的《致富之路》(Way to Wealth)启迪并激励着人们去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北美大陆从此进入理性时代。昔日“讲话的圣徒”(the speak-

ing aristocracy) 领导了“沉默的民主”(the silent democracy)，而今，一旦沉默的民主开口说话，清教圣徒就要让位给富兰克林这样的扬基佬了。

清教徒们在美国历史的演进中无意识地扮演了一个“过度性”的角色，他们从《圣经》“大出走”(the Exodus)中汲取勇气、力量，按照上帝的旨谕在北美新大陆开创“荒野中的天国”。在这里，人类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实施基督教教义了。然而，历史却和清教徒们开了一个玩笑。清教实验的发展、蜕变和破灭所展示的，不只是清教徒们“天国之梦”的肇始、浮沉与流逝，也是人类渐渐从蒙昧走向理性的必然的进化过程。清教徒为新世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开拓的勇气、顽强奋斗的精神、务实的作风、勤俭的美德都已成为美国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美国的思想传统，诸如杰弗逊“民主思想中的理性自由主义”(the rational liberalism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哈密尔顿有关的“保守主义”与“政府”的概念，(the Hamiltonian conception of conservatism and government)、“南方贵族理论”(the Southern theory of racial aristocracy)、十九世纪新英格兰“超验主义”(the Transcendentalism)乃至西部拓荒中的“个人主义”(frontier individualism)等，一切均自“清教主义”(Puritanism)发端。难怪派瑞·米勒断言：“可以说：不了解清教思想则难言理解美国”。^③

注释：

①⑦〔英〕R. C. 西蒙斯：《美国早期史》，商务印刷馆，1994年版，P35、P46。

②Malcolm Bradbury and Howard Temperley (eds.)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Studies"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P42.

③④⑥⑧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P5、P27、P19、P9~10。

⑤⑩赵一凡：《美国文化批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P121、P127。

⑨⑪⑬⑭⑮DeConde, Rappaport, Steckel (eds.) "Pattern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ume I)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0, P22~23、P23、P5、P23、P5~6、P4.

⑩⑪ Robert R. Jones (ed.) " The Sweep of American History" (Volume I) John Willy & Sons, Inc. , 1969, P118、P93.

⑩⑪ 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P34~35、P39。

To Found A New Zion In The Wilderness: On the Sense of Religious Commitment of the Puritan

DAI Xiaodong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uritan Experience" has been analyzed from bot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Focusing on the three aspects, namely " Puritan Belief", " Personality of the Puritan" and "the Wax and Wane of Puritanism",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sense of religious commitment of the puritan and the significant role that Puritanism had played in conceiving American culture and shaping the "American Min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or puritans, the mission to found a new "Zion" in the wilderness is, religiously, an answer to God's call, and historically, a task they had to accomplish for their times.

Key words: Puritan, Wilderness, Mission, Zion

(责任编辑:卢大中)